



从东北超赛场激情演唱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到全国各大演唱会嗨翻全场的《东北民谣》，从短视频平台火爆全网的《野狼Disco》到二人转曲调的《婆婆丁》，东北歌持续走红，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值得我们深思。回溯历史，东北歌的火爆是有迹可循的。《乌苏里船歌》唱出了“船儿满江鱼满舱”的丰收喜悦；《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唱出了东北人乐观豁达的精神面貌；民间小调《小拜年》唱出了喜庆团圆的节日氛围……这些歌曲扎根乡土，代代传唱，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聚焦当下，东北歌的火爆是与时俱进的。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写尽东北人斩不断的乡愁，宝石老舅的《野狼Disco》用新奇的说唱展现市井烟火，还有小沈阳的《东北的冬》，高进的《下雪哈尔滨》，不断有新作走进大众视野。多元化的创作风格、持续的内容输出，拓宽了东北歌曲的表达边界。

东北歌为啥一直火？持续火呢？首先，与东北人的性格有关。东北人豪爽、热情、大方、乐观，创作的歌曲旋律直白、蓬勃、富

有力量，直击人心。再有，东北冬季漫长，老百姓有“猫冬”的习惯，二人转、民间小调深受大众喜爱，激发了创作活力。最后，与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有关。直白热烈的旋律适配短视频传播，契合当代人解压、寻根的情绪共鸣，让东北歌曲走出东北，走向世界。

展望未来，东北歌曲是大有可为的。冰雪旅游的火爆，助推东北歌曲风靡全网；东北超的火热开赛，又将“整装东北”的概念诠释得淋漓尽致，黑吉辽三兄弟一起合唱东北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再有，哈尔滨有哈

夏音乐会、长春有消夏艺术节、沈阳有交响音乐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东北歌曲的传唱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时代在变，东北人的热情不变；曲风在变，东北人的豪爽不变！流行只是表象，流淌在黑土地的文化根脉才是持续火爆的底层逻辑。



扫描二维码
观看短视频

主编：文天心
责编：于晓琳
执编/版式：石 琪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te@163.com

温暖的卡片

□赵国森

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光，我们把日子过成了一汪平缓的水。老两口循着多年不变的轨迹，晨起煮粥，暮时看灯，就连节日的热闹，也仿佛被岁月隔在了门外。把平淡的日子，过成了最安稳的模样。

母亲节前，我在电梯里看到小区物业贴的通知：为了替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给母亲献上一朵花，12日上午9:30在小区广场向业主赠花，先来先领，发完为止。等我忙完了家务去领花的时候，也就10点多钟，发花的人都撒得一二二净。看我去领花的一位老邻居，笑我来得太晚了。妻子看到我空手回来，她也明白了。我也在琢磨着，怎么给妻子补上这束鲜花。

无聊的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心里盘算着怎么给老伴过母亲节的时候。忽然，清脆的门铃响了，我起身开门，看到门外站着的外卖小哥，怀里捧着一束娇艳的康乃馨。粉白相间的花瓣娇嫩欲滴，边缘还沾着晶莹的水汽，像是被清晨的露珠温柔吻过，清新的花香瞬间漫进屋内，给平淡的午后添了几分温柔。

我正疑惑是谁送来的惊喜，目光不经意间落在花束中间，一张小小的白纸卡片，静静地插在花丛中。纸片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笔画稚嫩又笨拙，像被微风拂过的青草。妻子的眼睛早已昏花，看不清纸上的字迹，她轻轻凑过来：“你快念给我听听。”

我俯身看向那几行字，刚念出第一句“感谢妈妈的碎碎念念”，泪水瞬间涌上眼眶，声音有些发颤，念不下去。这字迹太熟悉了，像儿子小时候写的。我怕她看到我动情的样子，笑话我。就跑回了卧室，平复了心情，又回到了客厅。

“快接着念，后面还写了什么？”妻子轻轻推了我，眼里满是期盼。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哽咽，缓缓念出下一句：“温暖的岁岁年年。”短短八个字，像一根温柔的线，牵起了尘封的记忆。那些他背着小书包蹦跳着上学的清晨，那些他放学回家叽叽喳喳分享趣事的傍晚，那些长大后隔着手机屏幕嘘寒问暖的瞬间，一一浮现在眼前。原来那些被我们视作平常的陪伴与牵挂，都被他妥帖珍藏，串成了岁岁年年的温暖。

念到“祝愿妈妈身体健康，笑口常开”时，我刻意放轻了声音，生怕颤抖的语调泄露满心的动容。妻子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朵绽放的菊花：“肯定是咱儿子写的，这字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她不知道，这束花是儿子在千里之外隔空预订的，纸片上的字，或许是花店的工作人员代笔。可那歪扭的笔画里，藏

着独属于儿子的质朴与拙气，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精致的书写，却裹着最真挚的牵挂，藏着无法言说的滚烫温度。这便是文字的力量，是语言最动人的魅力，寥寥数语，便能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原来，有些文字真的会带着人的影子。一张冰冷的纸片，几行简单的字迹，却让千里之外的儿子仿佛就站在眼前，脚尖轻轻蹭着地面，手指绞着衣角，吭哧半天，才把藏在心底许久的牵挂，磕磕巴巴地倾诉出来。

说起孩子的字，我心里也有愧。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年轻时忙于工作，也没有看着儿子把字练好。我父亲健在的时候，曾经尖锐地批评过我：“还是搞文字的呢，字写得像老螃蟹。”今天想起来，我还感到汗颜。我和儿子的字都没有我父亲写得好，这也成了我这个写作者的终生遗憾。

我望向窗外，天色渐渐阴沉，云层厚重，像是要落雨。忽然想起预订鲜花的花店，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姑娘，当初儿子下单时，她接过订单的眼里一定闪着温柔的光。她会不会在忙碌的间隙，也给自己的母亲订一束鲜花，诉说心底的思念？会不会在替人书写祝福时，悄悄把“妈妈”两个字写得格外用力，藏起自己的牵挂？“这字，是不是儿子写完特意寄过来的？”妻子明知儿子远在他乡，却还是忍不住轻声询问，眼里满是对孩子的思念。我没有搭话，只是默默地凝视着那张纸片。此时，一缕阳光穿透云层，透过窗棂落在纸上，将笔画的毛边染成温柔的暖黄色，连带着字迹都变得格外温暖。

终于懂得，“见字如面”从不是指字迹与人相似，而是藏在笔画里的认真、慌张与说不出的热忱，会顺着纸页慢慢漫开来，让我们清晰地看见：那个平日里不善言辞的孩子，早已把所有的牵挂与爱意，都悄悄藏在了笔尖。

每次我和儿子在微信上聊天，他说得最多的是：“控制住我妈的血糖，经常给她测测血压……”老伴在一旁让我传的话是：“别总熬夜，天热多喝水……”多像家长在嘱咐一个小学生。在我们眼里，孩子多大也是孩子。孩子眼里的我们，也越来越像需要他们呵护的孩子。

妻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捧康乃馨摆在了客厅，又把那张纸片看了又看。看着她笨拙的动作，我依旧没有说话。只觉得那几行简短的文字，像一团小小的火苗，温柔地燃烧着，连空气都变得柔软温暖。

这张带着温度的卡片，藏着孩子的孝心，承载着岁月的温情，成为我们平淡岁月里最珍贵的慰藉。

纸上漫谈

□阎逸

很小的时候，不识字，几个孩子凑在一起看小人书，说是看，实际只是胡乱翻一遍罢了。真正对里面的图案感兴趣，应该是在上小学以后，对山峦、树木、河流和云朵，忽然生出了一缕莫名的敬畏，感觉有种神秘的力量一直被什么牵引着，指示着。画家的笔触，或粗犷，或细腻，仿佛奔跑中的马匹，古人的胡须、战袍和盔甲，甚至刀枪剑戟都带着不可思议的惊奇。那时候，对我来说，小人书里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其实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用那些奇妙的线条打开了一个孩子的想象力；有时候仰望天空，总觉得厚厚的云层上边站着一群人，他们顶盔掳甲，旌旗飘飘，猎风习习，脚下有浮云飘动，那是天兵天将吗？

大概是先看过小人书后来又看了动画片的缘故，直到现在，对《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依然印象颇深，一直喜欢他的桀骜不驯，他的七十二般变化和他的筋斗云。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不管身在云里雾里，一分钟足以环游世界，比飞机和火箭都要快。

说起云彩，知道它原来是能够用来识人的，清人李汝珍的魔幻小说《镜花缘》，其中一回写到大人国，国人皆有云雾护足，其色以五彩为贵，黄色次之，惟黑色最卑。而其色全由心生，总在行为善恶，不在富贵贫贱。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倘或满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所以，好人坏人一看脚下的云彩颜色便知，藏不住也掖不住。不知道神话中的那些神仙是不是也这样分善恶、辨忠奸？人间若有此法，亦会省却好多事情。

《镜花缘》的小人书画工极其精致，人物的身姿神态，颇有杜甫所言“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气势。

小人书又叫连环画，茅盾先生称之为“连环图画小说”，认为其以连续性图画叙述故事的本质，与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具有同等重要性，并且适于大众普及。十二三岁时，我对《三国演义》的了解，一半来自袁阔成先生的评书，另一半则得益于连环画，诸葛亮羽扇纶巾，赵子龙银枪白马，刘玄德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关云长绿



《情秋》 中国画 王文权

袍长髯，张翼德豹头环眼，30余位海派连环画大师集体绘制，统一了人物险谱。

看到明代陈洪绶的《水浒传叶子》是后来的事情。今人多半以为“叶子”定与植物有关，实则却是古代宴饮时的酒牌，牌面上有绘画和酒令，抽牌按图意而饮，常有酒外之趣。今人饮酒早已无宴，而称之为“局”，一个局字，诸多的算计和心机，以及等级秩序都在里面了。酒局形式亦多按主次位坐好，轮番站起，端杯，说几句走过场的话。兴致、趣味乃至文化气息均远逊古人久矣；主人已经不知何谓“献”或“酬”，客人亦不知何谓“酢”。

陈洪绶的《水浒传叶子》即《水浒传牌》，有白描和版画两种，前者图绘梁山好汉三十六人，后者图绘人物四十人，两者的差别在于，白描多戏笔和类型化，版画则尽显英雄忠义之气。明代杜堇亦有一套白描精品《水浒传全图》，别出心裁地将一百零八位主要人物以双人组合的方式绘成了五十多幅作品，始于：宋江、戴宗，终于：蔡福、蔡庆。后世重新复刻雕版时改名为《水浒传人物全图》，杜堇的手绘真迹如今已经遗失，现存传世的皆为木刻版画。

2019年9月，作家出版社在开售名家校注精装礼盒四大名著时，曾附赠杜堇的风琴折长卷《水浒传人物全图》，画卷全面展开长达十米，画面多以院落为背景，人物之间则佐以古松、茅草、溪涧、云烟。鲁智深和武松，两个我喜爱的人物竟在同一幅，两个武力值爆棚的人身上竟无一丝彪悍之气，瞧上去倒有些慈眉善目，身后宽大舒展的芭蕉叶片，似乎暗喻了水浒全书“空”的底色：众人厮杀半生，到头来一切皆是泡影。

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原著是看过的，连环画却只读过一本《红楼二尤》，忘了是谁画的，也忘了是哪个出版社出的，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有人在网上晒出了1956年的原版和近年的复刻上色版，两个版本对比着看，最令人诧异的来自最后一页，尤二姐墓碑上的那只黑乌鸦直接被涂成了浅白色，原画隐喻的悲剧意象就这样被弱化掉了，据说是因为不吉祥。

处的同事，能够互相关心、彼此相信，都是今生难得的缘分。而曾经的一个暖暖的微笑、一句善意的提醒，都会永远留在我们甜蜜的记忆里。

前不久，我采访来学校做电视纪录片的制片人文迪。我简单的几个问题采访完后，她便和我聊起了她一路走来的这些年，聊起了她现在的生活状态。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世界的打开，也是一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我想，我的这种信任，这种真诚而热切地望着她的眼睛、不含杂质的倾听姿态，对于她来说也是一块糖吧。

你的好，哪怕你的一个善念，对别人来说就是一块糖；而你的坏，哪怕你的一个恶念，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疤，留下了就无法剔除。这就是人性。

我们把握住内心的纯洁，记住别人给我们的那些糖而非疤，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创造的。那么，就请我们做一块糖吧，尽管也会融化，但总还能甜过那样一段时光。

那样一段时光里，哪怕没有阳光，哪怕是四周雾霾弥漫，它也可以给你带来些许慰藉；如果有阳光穿过，滑落你的指尖，轻涂你的脸颊，哪怕就那么一抹，也会比往日更温暖些。

那天下午，为妻子办理完繁琐的出院手续，赶到车站的时候，已经没车了。妻子还是有办法的，在我心生幽怨、即将溢于言表时，她建议再找俩人拼一辆出租车回家。这确是个办法。

“你看，那不是有两个吗？去问一下她们，是不是和咱们顺道。”妻子抢先横穿路面，走向那两个裹着头巾的妇女。

没等我走近她们，妻子便向我报喜：“还真是顺道呢。我们四个拼辆出租车，也多花不了几块钱，走！”她像是同那俩姐妹商量好了似的，扯开步子往正阳街方向走去。

我们几个紧随其后。没走多远，就见一辆出租车从我们身后开了过来，我一招手，出租车停了下来。女司机摇下车窗，我凑上前：“去老虎岗，多少钱？”

“60。”

“行，我们四个每人15。”我拉开车门先坐在了副驾驶位置，让靠前的她们坐后面。

车子出了市区，雾霾时断时续，车速也时快时慢。妻子晕车，这时候也有了反应，她头靠在车窗上，眯着眼，向我要纸巾。

“晕车呀？我这有冰糖，含一块儿就好受些了。”她腾出右手在挡住后方储物格里取出

一块儿冰糖递给我，吩咐道：“给她。”

见我笑了，她解释说：“女性坐车好晕车，我就常在车上备冰糖来缓解。”

我把冰糖递给妻子让她含在嘴里，内心的阴霾也顿时消散，搭话也有了温度：“还是女司机细心，一块糖安抚了胃，也温暖了心，晚上做梦都会很甜呐。”

“你也蹭一块吧。”甜甜的笑意，在女司机的唇边绽开。我倒真没客气，接过一块冰糖扔进嘴里。

这之后，车内的我们，对女司机也格外亲近起来，没话找话。我含在口中的冰糖，在慢慢融化，真的很甜，一路的时光都变甜了。一块冰糖，让这份甜蜜里也蓄满了温暖。

文学创作是我业余生活的全部。同事吴秀艳知道我同各报刊编辑经常保持联系，她通过邮箱给我留言，说她班学生张海英的作文功底好，可否请我向有关刊物推荐一下，如果发了，对她以后的成长有帮助。我欣然回复道：我立马推荐，等我的好消息。

答应人家的事，我从来都马上兑现。我先把张海英这两篇作文发给了《大众文化休闲》杂志主编姜瑞光，并不拿自己当外人地留言：姜主编，为贵刊寄两篇学生作文，在符合

标准的情况下，如果您能编发，那对学生的一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姜主编，扶植后人，功德无量！期待着。

姜主编也是性情中人，不到一小时便回复：已确定发一篇，在第十期。我高兴地打开他的博客，真的见到了留用通知。我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同事吴秀艳，也许她也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学生张海英。

当天下午上班，同事石文双，转给我两包糖，说是一个叫张海英的学生临近午休时拿过来的，见我办公室锁门，便托她代转。还有一张字条：张老师，真心地感谢您。这不是送礼，这是让你分享我甜蜜的喜悦。千万收下。您并不熟悉的学生：张海英。

让我分享她甜蜜的喜悦！面前的两袋糖块，让我的生活充满诗意，也让我没理由拒绝。不熟悉的学生，她说得对，我是认文不认人，我还真不认识她呢。

这以后的日子，一走进校园，我就有种充盈心田的盎然春意。就是现在，坐在电脑桌前，敲出这件事，我都感觉是一件很甜、很温暖的事情。

人生一世，会有很多人与我们擦肩而过。别说不熟悉没教过的学生，就是朝夕相

请做一块糖

□张林



请关注
文旅频道·天鹅专栏